

指尖上的

传承

黎锦、椰雕、制壶、制陶、人偶制作……物产丰腴、文化多元的海南，经过古今历代勤劳而聪慧的人们的创造，出现过众多令人称奇的精湛工艺，各类手工匠人用他们高超的技艺为传统生活图景定下底色，使工匠精神得以代代传承。在快速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，手工艺代表着一种正在消逝的慢生活方式，而手工艺人的工作其实就是他们的人生本身，里面蕴含着许多自古以来的民间智慧和功夫，潜藏着一个民族的记忆，甚至包含着一个地方的文化与历史。古语云：“玉不琢，不成器”。工匠精神不仅体现了对艺术创造的精益求精，对产品精心打造、精工细作的理念和追求，更是要不断吸收先进的技术，创造出新成果。

随着农耕时代结束，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，一些与现代生活不相适应的老手艺、老工匠逐渐淡出日常生活，但工匠精神永不过时。它们带着质朴而遥远的记忆，愈发显得珍贵，散发着来自历史深处的幽思。在中国第十一个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，本刊特别采访了部分非遗传承人或优秀手工艺人，从本期开始推出“指尖上的传承”栏目，向读者展示工匠精神之可贵，对传统文化的抢救尤其不容忽视。

——编者



一针一线总关情。 应验 摄

# “东方织娘”织就黎锦传奇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



王秀蓉和“东方织娘”们。应验 摄

有人说，古老的黎锦技艺早已失传，现在的黎锦作品也只是用工业原料，做出传统的样式，与传统黎锦相差甚远。

海南东方市，仍有这样一群织娘，还在坚持用古法技艺织绣黎锦。她们大都四五十岁，最小的10多岁。她们平时务农，闲时织锦，依旧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。

她们靠着一双手，惊艳了时光，用指尖传承古老技艺，温暖着岁月，见证“活化石”的传说。

## 织锦，黎家姑娘的“女德家教”

五月的海南西部，赤日炎炎。记者慕名来到东方市黎锦传承展示馆，找到这些依然保有黎锦古法技艺的传承人，一睹“东方织娘”的风采。

她们身着传统服装，头发梳成一个髻子盘在脑后，或插骨簪，或戴银钗，外面用头巾仔细地包着；上身穿着藏蓝色的上衣，衣上绣着精美图案，下身穿着长款筒裙，做工细腻精致。凑近一看，她们耳朵上还挂着颇具分量的银质耳饰。

东方市文化馆副馆长王秀蓉告诉记者，头巾的包法甚是讲究，已婚与未婚采用不同头巾包头，并且，这些首饰也大有年头，有些甚至是外婆辈传下来的“宝贝儿”。

符林早，她是东方市唯一一个黎族染织绣技艺国家级传承人。她9岁便跟着外婆和母亲学习织锦，12岁就能独立掌握染织技艺，18岁已是东方俄贤村远近闻名的织锦能手。

她说，黎锦曾是黎家人生活中的日用品，无论穿衣，还是铺盖，都由家里姑娘一手包揽。织锦则是她们小时候就练过的“童子功”，与其说这是外婆、妈妈传下的手艺，倒不如称之为黎家姑娘的“女德家教”。

在东方市乡村，不仅可以真切感受到“黎锦高手在乡野”，还能看到一家三代，乃至一家四代均会织锦的“织娘世家”。当你忍不住赞叹她们巧夺天工，织娘们多半莞尔一笑，有些羞赧，“黎族妇女哪能不会织锦呢？”

那时，一大家子穿衣都靠女人织锦，

不会织锦的女孩子很难找婆家。会织锦、织工好，不仅意味着能嫁出去，更会成为家里的“顶梁柱”。

因此，“还是个小女孩，小小个儿的时候，就开始坐在腰织机上学织锦”，符林早回忆道。看着精美绝伦的黎锦，很难想象织锦的机器竟然如此原始，与六七千年前半坡氏族使用的织机十分相似。

原来，织机主要分为脚踏织机和（踞）腰织机两种。符林早用的（踞）腰织机是一种十分古老的织机，以现代的眼光来看，显得很古朴，甚至有些简陋，一张草席，十几根功能各异的竹针上缠绕着不同颜色的棉线。

腰织机很是便携，符林早随意地找块空地，往草席上一坐，当即演示如何织锦。但见她的腰被固定着，脚蹬着棉线底端的竹棒，一条条细线在手中穿来穿去，外人看上去眼花缭乱，但在符林早的手中则是有规有矩。

过去黎族先民，住在船型屋里，屋檐会多出一些，刚好能在门前支起一片阴凉。那时的黎家妇人，坐在家门口，一边织锦，一边与相邻唠家常，等待丈夫回家。

在她们看来，这是外婆、妈妈等黎家女人都会的手艺，一家人靠这个穿衣，甚至有多余的黎锦还能卖掉补贴家用，织好锦，就是为人女、为人妻的责任。

## 巧手织就美丽生活

也许，“东方织娘”们从未想到，这项当时女子必须掌握的生活技艺，在多年后的今天，成了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这些传承人们，看起来都很朴实，不善言谈，甚至还说不好普通话。她们很难通过言语讲述作品背后的故事，然而，她们的手却述说着无法言说的传奇。

在东方市黎锦传承展示馆，海南日报记者望着一双双饱含沧桑的手，上面还残留着染制棉线时未能洗净的染料痕迹，有的甚至还有上山寻找野板栗树皮和苏木染料途中受伤留下的伤口。



织锦丝线。 王秀蓉 提供

下转B03版▶